



父亲的怀抱

◎ 杨永新（大理海东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）

父亲去世二十年了。今年清明，我面向北方，遥望故园，心潮起伏，思绪如缕，过往的一幕一幕，如电影片段一样在脑海中放映，父亲的怀抱，温暖了我一生。

1984年夏天，我还是一个懵懂少年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忠厚老实的大哥，十七岁初中毕业就去离家不远的平顶山煤矿当了挖煤工人，调皮捣蛋的二哥通过亲戚关系当兵到东北，父亲带着辍学在家的三哥和刚上初中的我开始了他的建房梦。

在当时的农村，父亲绝对是个能干的人。他是村里的生产队长，干农活是个好把式，干副业也是样样精通。他会烧窑、会打铁、会编凉席，就连女人们的针线活，父亲也很在行。当时在农村要想建一所新房，如果没有足够的钱，基本上都是靠自己的双手。父亲带领还未成年的三哥，开始准备建房需要的各种物资。中原农村的房屋相对简单，基本上是座北朝南，无非是砖瓦、木料和少量的石灰及铁钉。铁钉和石灰需要花钱购买，木料则用自家种的树木即可。砖瓦因为用量较大，拿钱

买是不可能的，只能自己去想办法解决。父亲精通这些手艺，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，关键是怎样才能完成建造四间瓦房所需的两万多块砖和一万多片瓦。父亲当时正值壮年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，倒是苦了三哥，因为他还没有成年，体单力薄，两个人忙完田里的庄稼，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制作砖瓦。这两样活计都是重体力活，哪一样都不轻松。先说脱坯吧，要把黄土拢成一堆，加水后和成泥巴，人还得穿上高筒雨鞋不停地在上面踩。泥巴和好后，就用两个斗或三个斗的模具，装上厚实的泥巴，用一根平整的木条一刮，抬到非常平整的场地上，用力反扣过来，然后轻轻地提起模具，两个或三个土坯就制成了，就这样接二连三地重复着做，土坯晒干后入窑口烧上七天，就制成了砖。再说制瓦吧，也是先把泥巴和好，然后粘在特制的模具上，左手摇模具的手柄，右手拿着特制的刀片刮，直到光滑平整为止，然后拿到场地上凉晒，晒干后可以和土坯一块放进窑口烧，最后形成砖和瓦。就这样，父亲和三哥不分白天黑夜、无论春夏秋冬，利用两年时间终于把建房所需的材料备齐。

材料备齐后建房就很简单，在亲戚朋友及村里人的帮助下，只用七天时间，一所崭新的四间大瓦房矗立在村子的东头，父亲激动得流下泪水，我和家人高兴得手舞足蹈。虽然新房内空空如也，没有院墙，甚至连门窗都还没来得及安装，我和三哥就迫不及待地搬了进来。同村的两个发小也跟着住了进来，四个小伙子就挤在一张老式的大床上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那年夏天的一个深夜，突然狂风大作，接着电闪雷鸣，之后是倾盆暴雨，大约半个小时后，已是沟满河平，雨还在不停地下，我小心地走到门口看天，真是伸手不见五指，突然一道闪电打来，把眼前的天撕作两半，我看见那雨真如盆泼一般，接着一声炸雷，新房砖包的后墙先被龙卷风掀倒，仅剩土坯墙支撑着。因为条件有限，我家新房的墙体结构是“里生外熟”，也就是说墙的里面是土坯，外面用砖包着，美观却不结实。我看到此种情况，赶紧对三哥说：“三哥，

咱们四个还是走吧，这里不安全。”三哥说：“不用怕，老四，没一点事，躺床上继续睡吧！”三哥话音刚落，只见又一道闪电打来，紧接着一个惊天响雷在房顶炸响，我家的新房轰然倒塌，万幸的事，房子的前墙没有倒，我们四个人睡的那张老式木床就在前墙的门口，三哥已站在门口，而我却在里面。三哥叫了一声：“老四，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没事，还活着。”于是我用力扒开盖在脸上和身上的残垣断壁，迅速走近站在门口的三哥，我们四个人手牵着手冲进暴雨中，那晚的雨打在脸上身上真的生疼，我一辈子都记得。

三哥把我交给正在独守炕房的父亲身边，并说新房子被龙卷风吹倒了，转身就和另外两个发小消失在雨夜里。父亲看着浑身瑟瑟发抖的我，伸出有力的臂膀，使劲把我抱在怀中。轻轻拍着我的后背并喃喃地说：“孩子，别怕，房子倒了那是天灾，只要人在，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
躲在父亲的怀抱里，我的世界不再有风雨交加和房倒屋塌。

